



投稿邮箱: xzhtwxds@163.com

扫码关注“徐州放鹤亭”微信公众号

在「兼具」中彰显诗人的智慧风貌

观察郭杰新诗集《月光下看海》的三个维度

徐放鸣

尔、海德格尔的哲人风采，叩问拿破仑、毛姆、卡夫卡和索尔·贝娄，让似嫌枯燥的哲学思辨平添了几分诗歌的意趣。《镜子和鱼》也是有代表性的诗章，以诗意传递哲思。但是，郭杰的诗作又并非如朱熹《观书有感》那般纯粹的哲思和理趣，而是积极捕捉诗意萌动的瞬间，发而为诗，呈现诗意的感性形态，这又具有“诗人之诗”的美学特质。如《初秋》：

啊！丛林
碧绿的海洋
每一步
弥漫草叶清香

粉红荷花亭亭玉立
圆叶遮盖池塘
小小瀑布
发出银色声响

落叶满径
一片金黄
蛐蛐的鸣唱
唤我走向远方

远方幽深
绕过紫薇长廊
老榕树下转弯
回到起点的方向

这首诗选取若干秋天的视觉、听觉、嗅觉的意象，生动描写秋色，富有鲜活的生命体验，是诗人当下情感触发的生动表征，极具生活化的美感。此诗连同另一首《秋声赋》里的秋色、秋声之书写，构成了与宋代欧阳修《秋声赋》的有趣互文，也体现出郭杰诗作兼具理趣与诗情的审美风貌，在深邃的人文回响中蕴含着鲜活的生命感，给人以既耐读又易懂的欣赏体验。类似的诗作还有《枯树赋》，既是对庾信同名赋作的致敬与互文，又在新境界中赋予“枯树”意象以新的蕴含。

第二，兼具传统性与先锋性的诗歌形式呈现，形成了对新诗形式风格的新探索。

中国新体诗诞生一百余年来，有关诗歌形式的探索和争论一直存在，形成了重视韵律节奏美与推崇散文化诗意的不同取向。记得当年真正迸发澎湃的诗情，也确实是在他摆脱了学校枯燥的冗繁事务，进入“从心所欲”的自由境界之后，才迎来了新诗创作的高峰期，所以这部诗集中写于2023—2024年的篇什占比很大，也最能代表他成熟期的创作风貌。

郭杰说：
二十岁的时候
我曾梦想成为一个诗人
那么热烈地梦想
但我不是

六十岁了
当我不再梦想成为诗人
当我满目沧桑
我却思如泉涌
（《二十岁的梦想》）

这里揭示了诗人创作的内在规律，即需要超越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青葱岁月，经历“满目沧桑”的人生，而后有感而发，“思如泉涌”。此前诸位诗贤已经从多方面论述了郭杰诗作的艺术特色和成就，在此，我想以三个“兼具”来概括郭杰诗歌创作的独特性，试图展现他特有的诗家本色和艺术追求。

第一，兼具“学者之诗”与“诗人之诗”特质的美学形态，构成了独特的诗歌美学风貌。

这里的“学者之诗”与“诗人之诗”之区分主要是在“理趣”与“诗情”、“哲思”与“兴味”的分野上。在我看来，郭杰的诗作无疑是以深厚的人文底蕴特别是古典文学修养为根基的，这使他的诗作具有了隽永的书卷气，有着中西方古今文学的深厚底色，读郭杰的诗，能领略到他以诗论诗，与古代先贤对话，追怀庄子、屈原、王昭君、陶渊明、白居易、李清照以及戴望舒、闻一多、艾青的诗意人生；又遥想当年，以诗的形式再现康德、黑格

俄罗斯在下雨
也有如《清道夫的幻影》那般近乎长诗的篇幅来写一条“坚强的鱼”——黑色的清道夫，这一短一长的诗作同样富有意蕴，耐人品味。

除了这种巧用文学传统的形式探索外，郭杰的诗作还有其先锋性的形式探索，这表现在其以“中秋”意象为主调的四首诗作中构成了传统性与先锋性的交织。论者多关注其2014年9月30日中秋节所作的《中秋》，此诗菱形排列的诗行构成了以“我”始，以“你”终的立体对称结构，在视觉表象与文字内涵的双重寓意下传达“我”对“你”的思念。这在郭杰的诗集中是少见的以先锋性形式追求而引起关注的诗作，具有独特的形式美感。而我注意到，之后的另外三首中秋主题诗作《中秋之月》《中秋之梦》以及《大沙河的中秋》又似乎回归传统，以望月、嫦娥、玉兔、桂花树等传统的中秋意象传达诗人天涯孤旅、游子思乡的情愫，同样具有引起共鸣的情感魅力。显然，这四首“中秋”诗作就体现着作者兼具传统性与先锋性的诗歌形式追求，是对新诗形式的多样性探索和尝试。

第三，兼具历史感与时代性的主题表达，构成了诗作题材和主题的丰富性意蕴。

郭杰对白居易的诗歌素有研究，也推崇白居易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的诗论主张，因此其诗歌创作亦体现出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性，带有其个人经历和成长轨迹的鲜明印记。对于这一点，我因为与郭杰既是大学同学，又有下乡知青、“七七级大学生”、大学校长等经历，所以感受格外深切，形成了强烈共鸣。例如读到他那首《我的知青岁月》讲到“喂猪”一节，尤其使同样做过养猪知青的我深有所感，引发了我对于青春岁月的回忆，当年的枯燥劳作被转化成生动的诗意表达，令人追怀遥想。这种基于底层生活体验的生动书写正是郭杰诗作的动人之处。同样打动我的还有《我们，一九七七》，以诗的形式记录和书写了恢复高考那年570万考生进入考场

从此拥有了共同称号
光荣的一九七七级
遨游知识海洋
风浪中奋臂搏击

人生路上艰辛攀登
岂敢辜负命运之顾眷
托举起民族希望
以布满双手的老茧

如今这一代渐次老去
皱纹满面霜发尽染
自问平生无愧
毕竟曾勇立时代之巅

作者抒发了27万“一九七七级”大学生的共同心声，展现了这一代学人在历史的转折时期肩负的使命和自身的抱负——“托举起民族希望”。作者以“小我”写出了“大我”，以个人命运的巨变映照出时代的风云变幻。由此我想起2008年，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，《光明日报》曾经约我撰文讲述从养猪知青到大学校长的心路历程，回望改革开放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深刻影响，如今，我也如郭杰诗中所言，“皱纹满面霜发尽染”，但是“一九七七级”大学生这一特定的称号赋予我们的精神底色确实令人心潮澎湃，初心依旧，“自问平生无愧”。

可以说，对历史进程和时代精神的个性化书写是郭杰诗歌创作的鲜明主题，也是其个人成长历程的生动映照。他对故乡的温情回忆、对北方景物和南方风情的细腻抒写，以及走出国门看世界的所感所思，这诸多方面的题材选择都显现着郭杰个人精神世界的扩展和丰富，他在故乡与远方的双向奔赴中以诗的形式留下了独特的印记，这正是作为诗人的郭杰所具有的智慧风貌。

（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、原校长，文艺学教授，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）



作家·作品

炉烟里的文心长歌

羊信

徐州城烟火弥漫的街巷深处，一缕烟，是炒炉里升起的烟，也是稿纸间升起的烟。白烟与墨香交汇，在油烟与炭火的炙烤中，石德会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：左执炉，右执笔。三十年间，瓜子壳堆成山，花生衣落满地；稿纸散落案头，文字垒成高塔。那些粗糙的、滚烫的、呛人的、沉默的日子，经他一粒一粒翻炒，一点一点淬炼，最终都化作了纸上的深情、岁月的长歌，以及无人喝彩却字字扎心的文字，“瓜子作家”之名由此而来。

作为一名从邳州乡村走进城市的写作者，土地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矿藏，情怀是他文字永恒的胎记。文学创作中，石德会不以情节取胜，不因冲突动人。他总是在平淡的叙事中直抵人心，那些在城市化浪潮中被撕裂的乡愁，那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摇摆的乡恋，那些根植于土地的冷暖与生命，都被他巧妙地凝于短小篇幅之中，成为当代人回望乡土最鲜活的注脚。他笔下的老辈人，执拗地守望着故土，像一棵挪不动的老树；牌桌上，嬉笑怒骂间尽是人生况味；念及故友，思念绵长，惆怅如薄霜浸骨，覆满心房……他们将乡土的根脉深扎于骨血之中，任城乡潮来潮往，我自岿然不动。而城乡之间，总有一枚沾染故乡气息的寻常之物，在异乡的案头、灶台、床畔，无声地串联起血脉与思念：父母跨越千山万水寄来的，岂止是物什？那分明是一捧沉甸甸的牵挂，是乡愁最具体的形状，是游子心底最柔软的弦，一拨便响。这些作品，没有戏剧性的冲突，没有刻意的煽情，却在质朴的文字中，直抵乡土文学的核心命题。他以白描之笔，让苍茫的乡土、复杂的人情、无常的命运，于含蓄的细节中悄然绽放，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”。

作为“瓜子作家”，石德会身上最鲜明的烙印，是烟火气与文学性的一场漫长而和谐的联姻。炒炉是他的道场，写作是他的修行。三十年间，他的手从未离开过炒锅，心从未离开过笔端。寻常日子与文学创作，在他身上奇迹般地融为一体。

他会在炒炉旁灵感突降时，信手记下那些稍纵即逝的文字；那些“瓜子、花生、栗子”在炒炉里哔哔啵啵翻腾着身子”的声响，那些乡邻间的闲谈、顾客往来的身影，都成为他笔下最鲜活、最滚烫的素材。

与友友“小李子”从楚王陵归来，已是黄昏。在我的坚持下，我们走进街边的一家羊肉面馆，点了几样小菜、一瓶啤酒，还有两碗羊汤面。

羊汤面上桌，香气扑面而来。虽然没有放羊肉，但汤里加了酱醋、葱花、香菜，闻起来就让人垂涎欲滴。

望着眼前的面，我的思绪却一下子飞回到三十多年前——1991年的那碗炸酱面，呼呼地冒着热气，轻轻掀开了记忆的一角。

那年冬天格外冷，杭州也断断续续飘了好几天雪花。好不容易盼到雪停，天却依旧阴沉，路面湿滑难行。来这里谋生的我们顾不上这些，照常出摊做生意。可出摊归出摊，生意却十分冷清。菜市场来往的人稀稀拉拉，买完米面油盐等必需品便匆匆离开。我们做的是炒货生意，本就属于可买可不买的东西，再遇上这样恶劣的天气，更是少有人问津。

眼看已过中午，卖的钱还不到十块。在一旁玩耍的两个孩子跑到我们跟前，吵着说饿了。孩子妈想带他们回家做饭，可看着两人冻得像小红虾一样的小手，还有微微发紫的脸蛋，我破天荒地对孩子说：“你看过来推子，我带他俩去买点吃的，中午就不回去了。”路太滑，我不放心让娘俩自己走。

孩子们听说要去买吃的，立刻跑过来拽我的衣襟，一边一个拉着我，蹦蹦跳跳地往前跑。我把他们的小手攥在手心，与其说是我领着他俩，不如说是被他俩拉着往前走。

把附近几家小吃店转了个遍，最后我们走进一家面馆。店面不大，摆着四五张长方形小饭桌，桌子两边各放一条长凳。两个孩子挑了最靠近煮面炉的一张，一边走下地，手里还抓着两根筷子。煮面其实很快，可两个孩子坐在长凳上坐不住，上上下下地折腾，还不停地问我：“爸爸，面煮好了吗？”“爸爸，怎么这么慢呀？”我安慰他们：“慢慢，是你们太心急了。”

“嗯，我早就饿了，你看肚子都瘪了，他还快一点。”小儿子一边说，一边就要掀开身

材。这种独特的创作状态，让他的文字天然地抵御了“学院派”的匠气与雕琢，自带一种浑然天成的朴拙之美。他善用短句与具象描写，如“银杏叶吧嗒吧嗒掉雨滴”“猫叫春的声音拐着弯儿”……寥寥数笔，便勾勒出一个呼之欲出的场景。他善用方言口语，让笔下人物瞬间从纸面站立起来，在你耳畔絮叨。这便是石德会的高明之处：他不是在看生活，而是从生活中打捞文字。这种源于生活本真的表达，让他的作品充满了生命的温度与呼吸的节奏。读者在文字中触摸到的，是最真实的人间百态：生活的苦涩与无奈，琐碎里藏着的温暖与希望。

石德会的笔，温厚而深情；他的心，更是滚烫而赤诚。字里行间奔涌不息的，是对人间善意的笃定信仰，是对生命力量的深情礼赞。他的作品基调调温和而明亮，即便孤独、失落与代际隔阂，结尾处也总留有一抹温情的亮色。这不是回避现实的粉饰，而是一个历经沧桑的写作者，向普通人性发出的善意凝视。他以微小事件寄托深沉情思，在平淡的叙述中蕴含人生况味，笔下的人物或许平凡如尘，却无一不在各自的命运里闪烁出不凡的光芒，那是对善良的坚守，对热忱的执着，对世事无常却依然选择温柔以待的笃定。读者于其中感受到的，不仅是文字的温度，更是一种力量：它教会我们，在茫茫人世间，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善意与热忱，恰恰是抵御一切寒凉的光。如此作品，既是对普通人生存状态与情感波瀾的深描，更是对平凡人性中不平凡之处的深情礼赞。

炉火不息，文心不灭。生活从不缺少诗意，只要心怀热爱，哪怕身处烟火琐碎之中，也能让文字生根发芽，让平凡的人生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华。

在快节奏的当下，石德会的文字如同一股暖流，静静汇入时代的洪流之中。他的作品，是乡土的镜像，是人性的赞歌，更让我们看见：热爱生活、坚守梦想，从烟火深处默默践行的人生哲学。这份在平凡中追求美好、在琐碎里守护热忱的创作精神，正是文学最珍贵的品格，它提醒我们，最有生命力的文字，从来不在书斋里，而在最鲜活的时代生活里，在人民中间！

上那件不合身的大棉袄。

“别掀，爸爸看见了，看见了。”我赶紧拉住他的小手。那年，小儿子才两岁半，他哥哥也只有四岁多。

“炸酱面来啦！”老板吆喝着朝我们走来。孩子们立刻站起身，我怕烫着他们，上前一步把面接了过来。一股香气热腾腾地直钻心脾，也深深烙进了我的记忆里。

两个孩子围着一碗面，不知道从哪里下手。我又向老板要了一只碗，把面一分为二，分别放到他们面前，叮嘱他们慢点儿吃，别烫着。然后我就坐在一旁看着，不去管他们的吃相，就想着让他们吃饱、吃暖和。其实，那一刻我真想自己也吃上一碗，再给孩子妈捎一碗，那该多幸福。可这只是念头一闪，终究没舍得。九毛钱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能省就省吧。毕竟一天也挣不了几块钱，像这几天，只怕还要吃老本。

不是我小气，进面馆时，我对着价目表看了又看：清水面六毛，炸酱面九毛，肉丝面一块……我给孩子选了炸酱面。已经算是很奢侈了。说实话，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炸酱面长什么样。从老板手里接过来，才看见面条上放着一小勺黏糊糊的东西，只闻着香，却不知道是用什么做的。等到给孩子分面时才大致看明白，应该是土豆丁、胡萝卜丁和黄豆酱一起熬制的杂烩。

写这篇文章之前，我还特意上网查过，网上说炸酱面里还会有肉末。可当年那碗炸酱里究竟有没有肉末，我已经记不清了。这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孩子们当时吃得热火朝天，冻得发紫的小脸上慢慢有了血色。我觉得这九毛钱花得真值。

至于那两只被吃得连一点汤水都不剩的空碗，孩子舔着嘴唇意犹未尽的模样，还有我当时饥肠辘辘、肚子咕咕叫的窘迫，都已成为往事里的细枝末节。如今每每想起，仍不免一阵感慨。若是讲给现在的年轻人听，不知他们愿不愿意听，即便听了，又会是怎样的神情。

不管今天的生活多么富足、多么精彩，曾经的艰难岁月我始终难以忘怀。时间的长河，冲刷不掉时代留下的烙印。不忘来路，才会更加珍惜眼前的好日子。

（插图依AI技术绘制）



石德会